

同步口譯的簡化類型與規律

楊承淑

輔仁大學

本文的目的在探討同步口譯訊息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過程裡，譯者如何對訊息加以去蕪存菁，並達到高效率的操作效益。本文將以同步口譯的訊息簡化成因與前人研究為基礎，透過各類同步口譯語料探討訊息簡化的屬性特質與功能類型。語料內容包括：英譯中的帶稿視譯與中譯日的同步口譯、即席的口譯中同步口譯，以及英譯日電視新聞同步口譯。

從詮釋源語的角度看來，簡化反映了譯者對於源語的理解與判斷；從產出譯語的角度來看，簡化則顯示了譯者達成口譯任務的目的意識。而從同步口譯的技法來說，依源語與譯語的對應關係可分類如下：

(1) 對應譯法

- 1.「切分」(segment)：能夠立即譯出的源語分割單元。
- 2.「轉置」(replace)：把源語訊息置入情境或語境內。
- 3.「簡縮」(reduction)：前後訊息成分的相互吸收。
- 4.「刪除」(deletion)：去除冗餘或重複的訊息。

(2) 譯語初譯

- 1.「弱化」(weakening)：訊息部分刪除或淡化的手法。
- 2.「歸化」(domesticating)：符合譯語句法型態與語用常規的譯法。
- 3.「分批處理」(batch processing)：依照源語詞序分批譯出。

(3) 譯語再譯

- 1.「存取」(storage and retrieval)：控制訊息保存與提取的適切長度。
- 2.「監控」(monitoring)：透過對譯語的簡縮、合併、刪除、歸化進行訊息的二次加工，並有效監控譯語品質。

關鍵詞：同步口譯、訊息處理單位、訊息簡化的類型

壹、前言

無論口譯或是筆譯，如何簡化訊息都是重要的議題。在筆譯方面，早在雙語平行語料庫的研究中¹，Baker(1993:243)就已經指出，翻譯文本的共同特徵是「簡化」(simplification)、「顯化」(explicitation)、「常規化」(normalization)。針對口譯方面，Baker(1998:82)的語料庫研究也進一步

指出，「簡縮」(reduction)是口譯最重要的策略。畢竟，相較於筆譯，口譯（尤其是同步口譯過程中）所面臨的時間壓力極大，所要求的訊息簡化也更為迫切。因此，口譯實務中最實際而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何針對訊息去蕪存菁、彰顯訊息。

然而，訊息簡化在同步口譯的運用情況與處理原則，卻並沒有得到更進一步的實證研究，針對訊

楊承淑，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教授。

通訊作者：楊承淑，242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E-mail: flcg1009@mails.fju.edu.tw

¹ 以 Mona Baker (1993) 為首的語料庫翻譯學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CTS)，試從實證主義的角度運用雙語平行語料庫，針對翻譯文本進行系統化的歸納與描述。

息簡化的內部結構與外在形式進行論述與分析。因此，本文試以中、英、日三種不同語言組合、以及視譯、會議口譯、電視新聞等不同型態的同步口譯語料，檢視訊息簡化手法的屬性特徵與功能類別，同時參酌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檢討分析，以徹底瞭解簡化的特質及其操作規律。

徹底瞭解簡化有助於解決同步口譯時間限制與資源分配不足的問題。就源語(source language)理解方面來說，透過對於源語的簡化，可以簡縮訊息的份量與傳輸負荷；就譯語(target language)產出而言，訊息簡化可以縮短源語與譯語之間的時間落差(time lag)增加譯者可用的時間，並在譯者處理訊息時促使其心智資源進行有效率的分配。

貳、文獻探討

Frieda Goldman-Eisler (1972 : 135)，曾經以6位專業口譯員為對象，針對英語、法語、德語組合成9個即席與讀稿的同步口譯實驗²，結果顯示把源語保存2-3個詞串(chunks)之後，再加以簡化是最為常見的處理手法，佔48%。這個現象，Goldman-Eisler稱之為「融合」(fusion)，而與此相對的手法則稱之為「分裂」(fission)，佔41%³。

所謂「融合」(簡化)，是指源語與譯語的「訊息處理單元」(processing unit : chunking)之間呈現「多對一」的對應關係。而與此相對的手法「分裂」(增補)，則以「一對多」的方式相對應。Goldman-Eisler (1972 : 128)認為簡化訊息時，必須同時動用「保存」(storage)、「監控」(monitor)、「提取」(retrieve)等手法。但是，在極短暫的處理時間內，譯者必須對自己的注意力做出選擇性的支配(selective attention)，針對訊息的切分(segment)、保存、監控、提取等加以處理。

同步口譯既然受到上述諸多限制，簡化訊息的必要性是無庸置疑的。然而，迄今的相關研究卻大都認為口譯員在執行上是主觀地裁量，並無絕對的客觀標準。例如，Goldman-Eisler (1972 : 136)認為

融合與分裂的比例高達近90%，是由於口譯員無視於源語訊息尚未開始就擅自進行產出，或是不顧產出譯語時早已遠遠落後於源語而造成的。但是，專業口譯員如果高達九成的情況都選擇了「一對一」以外的譯法，相信背後必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準則與操作基準才是合理的解釋。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則認為訊息簡化的現象是起因於源語與譯語之間的語言結構差異。如，Schmied & Schaffler (1997:27-31)曾以英譯德的翻譯為例，分析受語法結構影響與非語法結構影響的區分。然而，根據Baker (1993)針對多種語言的譯語文本語料庫研究結果顯示，訊息簡化正是譯本的共同特徵之一。可見，訊息簡化並非翻譯特定語言之間的個別現象，而應視為所有語言進行翻譯時的普遍特徵。甚至，Baker (1998:82)在後續的語料庫研究還進一步指出，「簡縮」(reduction)是口譯過程裡最重要的策略。這也充分表明了訊息簡化現象，是口筆譯共通的策略與特徵，而簡化對於口譯的重要性更高於筆譯。

各類口譯型態中，是否簡化的運用程度還可以進一步加以區分？理論上說來，逐步口譯的簡化現象不如同步口譯顯著，其原因有二。第一、同步口譯的訊息處理時間遠少於逐步口譯，且邊聽邊譯的時間壓力過大，因而對於簡化的需求也較高。第二、同步口譯產出時的談話情境跟源語是可以共有的，而逐步口譯則由於產出時的言談情境與源語之間有時間落差，因而需要增補情境訊息以彌補認知上的落差。

² 本實驗受試者共6名專業口譯員；3名英法語、2名英德語、1名英法與英德語。9段語料裡，3段是即席的英譯法、1段是即席的法譯英、2段是讀稿的法譯英、另3段是讀稿的德譯英。源語每段3-6分鐘，各約1,000字。

³ 至於源語與譯語的訊息處理單位之間呈現「一對一」的對應情況，Goldman-Eisler則稱之為"identity"（等同），佔11%的比例。

而在同步口譯方面，還可以區分為「會議口譯」(conference interpreting)與「電視新聞口譯」(television news interpreting)。會議口譯裡的訊息媒介一般只有講者的話語、以及書寫文本（現場投影片或相關文稿）；而電視新聞口譯卻多了影音畫面與同步口譯。由於訊息簡化原本就是新聞播報語言的特色之一⁴，新聞的同步口譯可說是受到了影視畫面與語言轉換的雙重限制。

本文將以帶稿視譯(sight translation : ST)、根據視譯轉譯(relay)的同步口譯、即席同步口譯(spontaneous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以及有若干準備時間的電視新聞口譯（日本稱為「時差口譯」(prepared interpretation⁵)）等中英日同步口譯語料為對象，針對不同的訊息簡化條件分析其實際運用情況。盼能藉此掌握各類型同步口譯運用訊息簡化時的共同特徵並進行細部的描述。

參、簡化的外在形式與屬性特徵

本節將從訊息簡化的處理單元、句中位置、源語與譯語的句法特徵等外在形式，去掌握其成因並對其內部的屬性特徵加以描述。

在同步口譯實證研究上，Treisman(1965)曾經指出訊息處理的單位容量大約4-5字(words)⁶。後來，Goldman-Eisler(1972 : 131)則以停頓為切分(segment)源語的標誌，經過計算得到的每一訊息處理單元的平均音節數大約是4-5個音節(elements)。Gerver(1969 : 58)則透過語速與口譯的相關性實驗顯示，口譯員的訊息處理速度隨著源語速度的加快，而拉長源語與譯語之間的時間落差（也就是訊息處理容量加大）。速度在每分鐘120個（法文）字時，每一訊息單元可處理5個字；當速度增快到每分鐘142個字時，單位處理容量也隨之攀高為8.5個字。不過，當源語速度超過每分鐘120個字時，口譯的產出就開始出現錯誤等品質低落的現象。可見，所謂4-5字的平均處理容量，應以源語每分鐘120字的速度為準⁷。此外，Gerver在前述研究中

(1969 : 65)也證實了顯著的簡化現象並存於同步口譯與跟述(shadow)之中。

Oléron & Nanpon(1965)則以時間為測度基準，提出2-10秒的訊息處理平均秒數⁸。同時，他們也發現在較短的口譯(short interpretation tasks)過程裡，其平均間距(décalage)是2-4秒。而Barik(1969)⁹則將源語以每5秒為一區間單位，繼以碼表測度其譯入語與譯出語之間的時間落差，結果發現職業口譯員的每一訊息處理單元大約在1.29-3.08秒之間。此外，以日本的手語翻譯為例，把日語講課內容譯為手語的單元處理時間平均為1.3秒（若松，1990a : 194）。從這些數據看來，雖然語言組合、口譯型態、媒介（語音與手語）不同，但以秒數來看，Barik的數據正好涵蓋了若松的研究結果。在此，我們不妨暫且以居中的數據，也就是Barik觀察所得的1.3-3秒，設為源語與譯語之間的平均處理時間。

根據G. Miller (1956)的實驗研究顯示，一般人的記憶容量(memory span)可以一次儲存 7 ± 2 個大小不同的意義區塊(chunks)。因此，口譯訊息處理單元的大小，應該維持在訊息保存或處理的有效容

⁴ 藤井(1996 : 17-22)指出言詞精簡是英語新聞的語體特徵之一。

⁵ 引自水野的(Mizuno Akira)教授網址：<http://akasaka.cool.ne.jp/kakeru3/bs1.html>

⁶ Treisman(1965)的原作並未出版，此處是根據Goldman-Eisler(1972 : 128)所做的引述。所謂4-5字指的是英語的words。

⁷ Gerver(1969 : 55)準備一段預錄好的法文演講，分別以每分鐘95、112、120、142、164個字的速度，讓10位英語母語的專業口譯員分為每組5人，分別進行同步譯入英文及跟述（邊聽邊以略微落後於源語的方式，儘可能地模仿源語話語。）。

⁸ Oléron & Nanpon(1965)原文為法文，此處是根據Gerver(1976 : 129)與Lonsdale(1997:99-100)的引述。其實，在此之前，Eva Paneth(1957)也曾提出2-4秒、約15-21字的數據，但由於並非實證的結果，故未採納。

⁹ Barik(1969)是未出版之博士論文，此處內容引自白澤(2001 : 199)引述。

量之內。如果我們以字數為計算基準，除了針對法語或英語口譯語料，已知每一訊息處理單位為4-5字的研究結果之外，還有必要找出中日語訊息處理單元的相關線索。根據若松（1990b：102）在日語聽講譯成手語的研究中發現，手語的訊息處理單元大約是2-6字¹⁰。訊息持續保存時間平均1.5秒，大約2個詞。

中文方面，目前尚未發現有關口譯或手語的相關報告。如果以1.3-3秒為訊息處理的基本單元，再根據宋欣橋（1997:36-37）¹¹對於中文語速的「準極限數」概念為基準（每分鐘字數上限為360音節，下限為120個音節），取其中間值就是口語語速的平均值，大約每分鐘240個音節數。也就是，每秒鐘4個音節。換算成每一訊息處理單元（1.3-3秒），就是5-12個漢語音節數（字）¹²。

把訊息處理單元換算成句法單位的話，Gerver(1969：65)的實驗結果顯示，跟述時發生取代現象的單位是詞彙，而同步口譯則是詞組。因此，以大於詞組、小於句子的小子句(*small clause*)，做為口譯訊息處理單元應該是合理的推論。

至於訊息簡化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就句子為單位來看，通常我們只能劃分成句首、句中、句尾。根據Gerver(1976：180)的實證研究，訊息的切分位置大都在源語的句首或句尾。如果，簡化的位置與訊息切分的位置相同，這就說明了簡化與源語訊息的分析、切分、保存、監控、提取等一連串處理過程是全程相關的。同時，也大致印證了Goldman-Eisler (1972：128)認為簡化與保存、監控、提取是同時並行的看法。

Goldman-Eisler(1972：135-136)的研究中曾經討論到源語語速、語言組合、動詞位置等對於訊息處理方式的影響變因。其研究結果顯示，訊息簡化與語速的相關性較低，語言組合、動詞位置影響訊息處理方式的相關性則較高。關於語速的影響因素，前述Gerver (1969) 的研究已經釐清了標準語速

的問題，此處暫且不議。我們先就Goldman-Eisler (1972：135-136)所提出的語言組合與訊息處理類型之間的相關數據，探討各項變因的相關性。

表1

	英譯法 6.6%	法譯英 10.0%	德譯英 17.1%
多對一 fusion	英譯法 49.3% (3段均為即席)	法譯英 40.9% (2段讀稿：36.0%)	德譯英 49.8% (3段均為讀稿)
一對多 fission	英譯法 47.3% (3段均為即席)	法譯英 49.0% (2段讀稿：54.5%)	德譯英 33.0% (3段均為讀稿)

Goldman-Eisler認為德語與英語的動詞位置差異較大，因而口譯員會在儲存較多*chunks*之後才開始翻譯，故造成「多對一」偏多的現象（49.8%）。然而，相較於英譯法以及法譯英的情況，簡化無疑是運用最頻繁的訊息處理手法（49.3%、40.9%、49.8%）。顯然，簡化並非德語的專屬特性，而是各語言翻譯時的共性。

此外，在比較各語言使用「一對一」的處理手法時，格外值得注意的是德語的運用比例最高；如果說英、德語的動詞位置相距最遠，那麼合理的推論應該是「一對一」現象最少、「一對多」最多，才符合Goldman-Eisler的論述。然而，以上數據卻呈現完全相反的結果。例如，德譯英的「一對一」是三種語言組合裡，運用比例最高的一組，佔17.1%。而相對地，德譯英的「一對多」卻又是三組之中運用比例最低的一組，佔33%（英譯法47.3%、法譯英49.0%）。因此，我們不妨假設口譯的訊息處理方式，固然與句法結構有關，但可能另

¹⁰ 日語的字數是以漢字、假名混合的方式計算，也就是以音節數(*elements*)而非以音拍數(*moras*)為計算基準。

¹¹ 宋欣橋 (1997:36-37) 在〈「普通話水平測試」評分中的幾個問題〉(《語言文字應用》1997年第3期，pp.32-37)

¹² 中文的字數與音節數(*elements*)約略相等，除非出現沒有語意的語音才會以音節為計算基準。

有其他更重要的影響因素；例如，即席與讀稿的差異、同步的譯出方式，或者訊息處理的基本單元是語意而非語法，才是譯法與句法背離的主因。

在閱讀研究裡，根據 Weaver & Garrison (1977: 113-115) 的實證結果顯示，閱讀時的訊息處理單元，一般是以詞組 (phrase) 為主要的訊息理解單位。而訊息處理的過程裡，其處理單位可以通稱為「訊息處理單元」 (processing unit)，或是「詞串」 (chunking)，或者是「語段」 (phrasing) (門田・野呂，2001: 99)。不過，隨著閱讀者語文能力的增長，以及閱讀材料的難易程度等影響之下，閱讀的理解方式會逐漸由語法結構，漸次朝向以語意結構為主的訊息單位進行理解與分析，而形成以心像為主體的訊息單位--chunks。所謂以心像為主體的意義，就如 Blachowicz (1977) 與 Franks & Bransford (1976) 所做的實驗顯示，閱讀之後留存在讀者心裡的意義內容，大都與語法結構脫勾。因此，一個單句如果不能形成完整的心像訊息，反而不如 2~3 句所形成的訊息，容易讓讀者牢牢記住。所以，Bransford & Franks (1973) 認為理解與記憶是「以語意訊息為基礎」，而不以語句的形式或結構為認知的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們從逐步口譯的訊息理解與筆記方式就可以理解，惟有以語意為基礎才能形成心像訊息的道理。

前述閱讀理解與記憶的方式，如果可以視同對於語文訊息的處理，那麼處理過程與內容都更為複雜的口譯訊息處理就更應該接納上述研究結果。更何況「以語意訊息為基礎」的處理概念，早就是巴黎學派的一貫主張 (Seleskovitch, 1978)¹³。因此，每一訊息處理單位的屬性，除了從字數、秒數、句法成分、句中位置等外在形式應該加以描述之外，以語意為基礎的理解與切分，才是操作每一訊息處理單位的實質基準與屬性內涵。而對外在形式的掌握則有助於辨識切分的位置與切入點，並加速訊息處理的速度。

肆、同步口譯語料分析

本節裡，我們將就語言事實來檢驗口譯訊息簡化的處理單元、句中位置、源語與譯語的句法對應等問題，並分析其屬性特徵與功能類型。本節所採取的同步口譯語料共有三種，背景資料概述如下。

表 2

背景\語言				英譯日
語料代號	語料 A	語料 A	語料 B	語料 C
口譯型態	視譯	同步轉譯	即席同步	電視新聞口譯
有稿與否	帶稿	帶英文稿	無稿	經筆譯後讀稿
預習與否	是	是	否	是
口譯經驗	研二生	研二生	專業譯者	專業譯者
語言能力	中文母語	中日雙母語	中文母語	日文母語

備註 1：「語料 A」是由根據「英譯中：視譯」的口譯內容，進而同步轉譯成日語「中譯日：同步轉譯」兩篇組合而成的。「中譯日」的譯者在口譯時，可以參閱英文原稿，但該譯者英語理解能力有限，需倚賴英譯中的口譯才能順利譯出。

備註 2：「研二生」是指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二年級即將修畢學分的準專業口譯員。

備註 3：「語料 B」是根據筆者擔任同步口譯的現場錄影帶所做的聽寫稿。

備註 4：「英譯日：電視新聞口譯」的讀稿，是指譯者邊聽源語邊讀自己譯妥的文稿。但源語是沒有文稿的，譯者只能看錄影帶進行聽譯。引自花岡 (2000: 81-85)¹⁴。

為了掌握具有普遍性的口譯訊息簡化屬性特徵，我們首先挑選即席性質 (spontaneity) 較高的同步口譯語料來考察訊息簡化的實際情況。因此，第一篇以英譯中的帶稿視譯，再同步轉譯成日語（中譯日）的三語文稿與聽寫稿為語料（即「語料 A」）。第二篇，則以日譯中即席無稿同步口譯的聽寫稿為語料（「語料 B」）。透過對不同類型與語言

¹³ Seleskovitch 強調口譯應以對源語言談的分析、解讀與理解為基礎，而非以語言或句法的結構為基礎。因此，她主張口譯應盡可能地脫離源語的句法結構 (deverbalization)，從「對意思的領會與重現的基礎上」，以「達意」為宗旨。

¹⁴ 花岡 (2000) 所使用的語料為：The News Hour with Jim Lehrer, 1999 年 4 月 29 日。

組合的語料分析，探討訊息簡化的屬性特徵與類型。至於「語料C」的性質是經過聽譯的階段，再配合新聞畫面去讀稿，介乎筆譯與口譯之間的文本性質，因而將用於檢證與討論時的佐證參考。

以下就是以視譯英譯中、以及從視譯（中文）

再同步轉譯成日語的語料，來考察訊息簡化的運用情況。全篇語料含中英日語共約六千字，「語料A」是簡化較為密集的中段，含中英日語共約1,400字。（「|」表示換氣或1秒以上2秒以下的停頓；「／」表示2秒以上的停頓。）

語料A

1	Next,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談的是 ，在資訊世代的媒體。／ 続きまして、／情報社会のメディアについてお話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簡縮)
2	As of the early 1990s, movements for political pluralism across Africa and elsewhere were accompanied by pressures for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到了1990年代初期 ， 非洲 以及 <u>其他國家</u> 的政治多元化運動， 還伴隨著經濟自由化 以及民營化的各項壓力。 1990年代 初期、 アフリカの 民主主義／により、 経済なども 新しい 発展を、	(刪除/簡縮/簡縮)
3	that changed the media, IC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s. 而這些運動 改變了媒體、 <u>資訊和通訊科技</u> ， 以及電信產業。／ にみまわれました。 これらによつて、 メディアや(刪除)通信産業に大きな変化が、	(簡縮/刪除)
4	However, the focus of most advocate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has been on ensuring "independent" media, 但是， 大部分主張言論自由 <u>的權利</u> 要受到保障的這些人士， 通常 都只將焦點放在確保媒體的獨立性。 もたらし、 変化をもたらしました。 しかし、／ <u>言論の自由</u> を守るべきだという人々たちにとって、 焦点を メディアの独立という／	(弱化)
5	withou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ommercial or for profit" media and "community media" -- 而並沒有去區分 所謂獨立性的媒體 和社區媒體之間的差別。／ 焦点にしか置いていません。 (刪除)ただ、／(8秒)	(刪除)
6	or even between transnational and national commercial / private media interests 或者是 跨國的營利性的媒體 和國內 的社區的媒體之間的差別。／ 各国の 産業を主とするメディアと、 社会地域の	
7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questions of access,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另外， 很少人也將會重點放在資訊取得的管道， 還有媒體的多元性上面。／ メディアを 分類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また、 ポイント、キーポイントを <u>情報の獲得</u> 、そして、	(簡縮)
8	Nowaday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many challenges of media regulation. 目前， 我們面臨到 管理媒體的各項挑戰。／ メディアの普及化に 目を向ける人は少ないです。 我々は今 メディアを管理する	

語料A (續)

- 9 The regulation of media, IC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hallenges to the enhancement of access to and control over these sectors
要管理和規範媒體、資訊通訊科技以及電信產業，最大的挑戰就是要增加這些產業當中取得資訊和管制的各項權利。／
上で、チャレンジに、をしています。メディアを管理するために、通信や電信企業、業界にとっての一番大きなチャレンジは、この中から通信の情報や
(刪除/簡縮)
- 10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independence and pluralism in these sectors.
以及要確保這些產業的獨立性和多元化。／
管理の權利を獲得することが一番大きな目標です。そしてこれらの業界の独立
- 11 States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have now liberalized and privatized both broadcas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現在在非洲各個國家、以及其他國家，都已經將廣播和電信產業加以自由化和民營化。／
また、多様性を高める必要があります。今アフリカの各国 (刪除) では、ラジオ放送と、などを、
通信、通信などを
(刪除/刪除)
- 12 The 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ocesses have failed to account for the particular needs of community media
但是，這個自由化和民營化的過程卻沒有針對社區媒體的需要來進行。／
民營化している方針を取っています。しかし、自由化、民營化のために、／その中で、社会、社会や
- 13 and to ensure gendered universal access to telecommunications--
也並沒有確保兩性都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來取得電信和通訊。／
コミュニティに対しての、權利は守られて、保護されていません。ジェンダーにとつての
(刪除)
- 14 and by extension to ICTs--
也並沒有確保說，／這個電信和通訊可以進一步延伸到通訊和資訊科技。／
問題にとつても、／そのような保護はされていません。／また、通信や、／通信が
- 15 particularly in infrastructure-poor rural and low-income urban areas.
特別是在一些基礎建設比較落後的／鄉下地區、和低收入の／城市／更是看到這樣的現象。／
情報獲得などに、／(4秒)／關係することは／少ないです。／都市部から、都心部
から離れた
- 16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within developing states is widening
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數位落差、還有發展中國家彼此、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差距不斷地在擴大。／
地域などでも、／特にそういうような状況に見舞われます。／発展途上国と先進国の、 (刪除) ／(5秒)都心部、都市部と
(刪除)
- 17 and is gendered.
而且／這個數位落差／也有性別化的差異。／
そうでないところでも、／デジタル・デバイスがだんだん／大きく離れていつています。／ジェンダー
間にもそのよう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簡縮)

在語料A裡，英譯中的看稿視譯幾乎沒有任何簡化現象，這顯示文稿的書寫形式與內容對於譯者的制約力量頗大，譯者幾乎不會刪減任何訊息。不過，這也可能是出於譯者經驗不足、不敢輕易刪減的緣故。根據語料C的檢討，在英譯日過程裡，爲了配合電視的播出，即使經過事先筆譯的程序，依然出現大量的簡化現象。不但如此，花岡（2000：81-85）還指出了31個由譯者補充訊息的譯例。可見，爲了配合翻譯媒體的特性或特定翻譯目的，無論簡化或增補都是可能的操作方法。而決定是否簡化的關鍵，似乎繫於譯者的選擇。

在根據視譯內容、同時也參酌英文稿所進行的日語同步口譯「語料A」裡，共出現了三種型態的簡化現象。以下就三種簡化的類型、功能、文中標示、出現次數、處理單位、以及出現於源語與譯語的位置等，以表列方式加以歸納。

表3

簡化類型	簡縮 (reduction)	弱化 (weakening)	刪除 (deletion)
簡化功能	前後訊息成分的相互吸收	經過部分刪除與淡化的結果	整句全數刪除
標示方式	波型底線	灰色網底	框線標示
出現次數	6	1	10
處理單位	單詞 (2) 詞組 (4)	單詞 (1)	單詞 (1) 詞組 (8)、句子 (1)
源語位置	句中 (A7、A9) 句首 (A1) 句中 (A2) 句尾 (A2、A17)	句中 (A4)	句尾 (A11) 句首 (A9、15、16) 句中 (A2、3、11、15) 句尾 (A13) 句尾 (A5)
譯語位置	句中 (A7、A9) 句尾 (A1) 句中 (A2) 句尾 (A2、17)	句中 (A4)	句尾 (A11) 句首 (A9、15、16) 句中 (A2、3、11、15) 句尾 (A13) 全句刪 (A5)

根據語料A所分析的各項內容，可發現口語訊息處理的過程裡，簡化現象絕非偶然。其中顯著的特徵可以初步歸納如下：

1. 詞組與句子的簡化大都出現於句首或句尾位置，單詞則集中在句中。
2. 簡縮或弱化的簡化類型，傾向於處理單詞或詞組等較小的訊息單位；刪除則適用於任何句法結構。

至於，在訊息處理單元方面，針對語料A的源語（中文）與譯語（日文）停頓數，加以區分成1～2秒以換氣爲主的停頓、以及2秒以上以訊息處理爲主的停頓，進行如下的對比分析：

表4

源語/譯語	1～2秒	2秒以上	停頓數	總停頓數	每一訊息單元停頓數
中文（源語） 535字	47	17	64	190	平均2.97秒
日文（譯語） 676字	59	10	69	194	平均2.81秒

備註：日文有3個4秒以上的停頓，共計17秒。

語料A的中文視譯（含標點）共535字，除以64個停頓數，平均每一訊息單元爲8.4字。正好是一般中文讀稿訊息處理單位的平均值（5-12音節數）。在中譯日的同步口譯過程裡，譯語共採取了6次簡縮，以及高達10次刪除的簡化手法，但還是出現了與源語不相上下的停頓數（64:69），可見譯者採取了與源語亦步亦趨的方式進行訊息切分。譯語的每一訊息單元平均秒數爲2.81秒，這也符合Barik的實驗數據1.29-3.08秒。可見，中譯日的訊息處理單元與英法語並無太大差異。

接下來，再進一步觀察無稿即席的日譯中同步口譯語料。這是取材自2001年4月13日，（臺灣）交通大學所舉辦的「科技與人文」座談會。語料是根據筆者爲日本前文部大臣有馬朗人（ARIMA Akito）博士所做的現場同步口譯聽寫稿，簡稱「語料B」。源語爲日語（884字，192秒）、譯語爲中文（545字，194秒）共約1,400字。

語料B

	源語 (884 字: 192 秒)	譯語 (516 字: 194 秒)	
1	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	各位好,	
2	有馬でございます。／	我是有馬。／	
3	台湾には何回となく お邪魔しまして、	我 來臺灣好多次了。	
4	つい 去年の12月にも 李先生のご招待で、 台湾にお邪魔を致しておりました。／	這一次, 在去年的12月, ／ 我在 李遠哲博士的 邀請之下, 也曾經來到臺灣。	
5	今日は この 国立交通大学の 100周年のお祝いの フォーラムに お呼びいただきまして、 大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天／ 是國立交通大學的百年校慶, 我能夠 受邀來到這裡, (弱化) 非常的感謝。／	
6	すばらしい 業績をこの大学は担い、／ 科学の 技術の上、	這個大學有非常 豐厚的 成果, 在科技 (簡縮)	
7	そしてまた、 教育の上で 大変すばらしいご活躍をされたことを お祝い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	以及教學上面, 都是成果斐然。／ (簡縮)	
8	まず、最初に、 基礎科学について ちょっと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	首先, 我要講到基礎科學。／	
9	え、アジアの諸国、 日本、 韓国、 中国、 それに台湾 等などでは、 どちらかというと、 応用科学、 応用技術において 重点をおいております。	亞洲各國, 日本, 韓國, 中國, 臺灣, ／ (弱化) 都可以說是, 比較偏向應用科學 跟技術 為重的國家。	
10	それに対して、 ヨーロッパは逆に、 基礎科学に 重点をおいてきております。／	相對地, 歐洲各國則是, (弱化) 以 基礎科學 為主軸。	
11	アメリカっていうのは ちょうど中間で、 基礎科学も、 応用科学技術も 両方を 調和をもって 進んでき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而美國呢, 正好是中間, 他是應用 跟基礎 並重、 並行的 國家。 (簡縮)	
12	で、私は なぜ アジアの諸国において、 基礎科学研究も もう少し 重要視したら いいのではないか、	我 在 亞洲各國, 為什麼 我要想要講到, 我們應該更 重視基礎科學	
13	といいますと、 それは	就是, (簡縮)	
14	今までは、		(刪除)
15	アジア諸国は 近代科学技術に 追いつくために、	亞洲各國, 在近代科技當中, 我們為了要迎頭趕上,	

語料B (續)

	さまざまな基礎技術を、 あるいは科学を 先進諸国から 輸入して、	我們對於技術 (弱化) 和科學， 我們想要 引進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
16	そのうえで いい技術を大いに進めて、 産業関係で大成功をしまりました。／	而 (刪除) 希望我們的產業能夠更為進步。 (弱化)
17	しかしながら、 すでに アジアの諸国のいくつかは 先進諸のなかに 入ってきています。	但是，／(已經)， 我們 亞洲國家， (刪除) 已經進入了 先進國家之林。
18	だから、	(刪除)
19	おれおれアジア諸国は、 先進国と 競争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我們 (弱化) 在 先進各國當中， 我們必須 並肩齊步地跟大家競爭。
20	先進諸国と競争するには、	因此， (簡縮)
21	われわれ自身が、 すばらしい科学の基礎を 発展させていかなければ ないと思います。	我們必須要 有一個新的、 對於科技的視野。 (簡縮)
22	そのうえに、 さらにそれを アジア諸国 自分自身の国の中で、 技術に発展させていく、 そういうことが 大切だろう と思います。／	因此， (簡縮) 我們 亞洲各國本身， 必須 要發展我們自己的科技， 這是 非常重要的一點。／
23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 今 アジア諸国は、 技術的に 非常に、 危惧される段階に 来ております。	從這個角度來看 亞洲各國 在技術上， 我們是已經進入了， 非常 憂慮的 階段。
24	技術が進まないと、 科学が進まない。／	如果我們不 加緊在技術、 在基礎上 更加的研究的話， 我們的 應用不會更上一層樓。／
25	基礎技術で、 さらに応用科学を築くには、 やはり 基礎科学をすすめることは 大変大事であろう と思います。／	(刪除) 而 我們要做好基礎 科學， 就是 我們的一個重點。
26	ヨーロッパ諸国は逆に 今 技術の大切さ、 応用科学の大切さを認識して、 それに 重点を移しつつありますので、	而 相對的， 歐洲各國則是 (刪除) 把重點放在了應用科學上面。
27	そういう意味で、 アジア諸国は すこし 基礎科学進んでいったら よいかと思います。／	簡， (弱化) 亞洲各國， 則是 要加強基礎科學。

語料 B 與語料 A 的總秒數十分接近（譯語都是 194 秒），所採集到的源語與譯語停頓總數各為 95 與 91，可見即席講話的停頓遠多於讀稿（64/69），幾乎達到 3：2 的停頓比例。因此，每一訊息單元也縮短了 0.8 秒，平均為 2.075 秒。相關數據如下：

表 5

源語/譯語	1~2秒	2秒以上	停頓數	總秒數	每一訊息單元秒數
日文（源語） 884字	84	11	95	192秒	平均2.02秒
中文（譯語） 543字	81	10	91	194秒	平均2.13秒

語料 B 的源語是日語，共計 884 字，除以 95 個停頓數，平均每一訊息單元約為 9.3 字。與若松（1990b：102）所提出的手語訊息處理單元的平均值 2-6 字高出約達三成。這是因為口頭的訊息處理量，遠比手語更大、也更快的緣故。此外，本篇源語與譯語的長、短兩種停頓數都非常接近，可見譯者也是採取與源語亦步亦趨的策略進行訊息切分，並盡量在相同的句法結構之下大幅度地簡縮源語訊息。從源語與譯語的短停頓數（每一訊息單元為 1~2 秒）高達九成、及其平均秒數 2.075 秒可以看出，無論與語料 A 相比（源語短停頓約佔 73%，譯語短停頓為 85%），或與 Barik 的實驗數據 1.29-3.08 秒相比，顯然語料 B 的訊息切分較多、訊息單元較小，這也意味著譯者是採取了能譯即譯的方式，來進行訊息的切分與產出。

這個結果，與 Goldman-Eisler (1972：135-136) 德譯英高達 17.1% 的實驗數據，似乎有著微妙的一致性。或許，我們可以說日譯中或德譯英，這種動詞詞序差異較大的語言之間，需要較為細密的訊息切分，以便在較小的訊息單元裡，透過細部調節來重新銜接句子，並彌補詞序差異所導致的訊息斷裂。所以，無論從停頓數、簡縮的特徵，都可以看出同步口譯的譯出方式是採取了切分之後立即譯出的手法。只有在不能立即譯出的情況之下，才會以

暫時保存並加以簡縮的方式，進行訊息的加工處理。

針對即席口譯的語料 B，我們再就簡化的類型、功能、文中標示、出現次數、處理單位、以及出現於源語與譯語的位置等列表如下。

表 6

簡化類型	簡縮 (reduction)	弱化 (weakening)	刪除 (deletion)
簡化功能	前後訊息成分的相互吸收	經過部分刪除與淡化的結果	整句全數刪除
標示方式	波線型底線	灰色底線	框線標示
出現次數	7	7	6
處理單位	詞組(3)、句子(4)	單詞(4) 詞組(3)	單詞(2) 詞組(1)、句子(3)
源語位置 (單詞)		句中(B5、10、15、16)	句首(B18) 句中(B17)
(詞組)	句中(B6) 句首(B13、22)	句中(B9) 句首(B19、27)	句首(B14)
(句子)	句首(B20) 句尾(B7、11、21)		句中(B26) 句首(B16、25)
譯語位置 (單詞)		句中(B5、10、15、16)	句首(B18) 句中(B17)
(詞組)	句中(B6) 句首(B13、22)	句中(B9) 句首(B19、27)	句首(B14)
(句子)	句首(B20) 句尾(B7、11、21)		句中(B26) 句首(B16、25)

從上表對語料 B 的簡化分析可以發現，在各類型的簡化運用上，簡縮、弱化、刪除都各出現了大約 7 次，可以說是比較平均的操作案例。而語料 A 對於弱化的運用則顯然偏低（僅 1 次）；而對簡縮（6 次）與刪除（10 次）的運用次數上，也顯得略有落差。這可能跟譯者的經驗有關，也可能跟源語是書面文稿有關。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觀察兩者對於簡化實際運用的影響情況。

對照 A、B 兩篇語料的簡化情況，我們發現原先的第一項觀察結果：「詞組與句子的簡化大都出

現於句首或句尾位置，單詞則集中在句中。」的結論依然是成立的。在語料B的日譯中同步口譯過程裡，譯語共出現了7次簡縮、6次刪除的簡化手法。其中，簡縮包含3個詞組（句首2、句中1）、4個句子（句首1、句尾3），沒有單詞。而刪除則包括2個單詞（句首1、句中1）、1個詞組（句首）、3個句子（句首2、句中1）。而語料B的7個弱化當中，高達4個單詞位於句中，語料A的弱化則只有一個位於句中的單詞。（參閱表7）

至於，原先的第二項觀察結果：「簡縮或弱化的簡化類型，傾向於處理單詞或詞組等較小的訊息單位；刪除則適用於任何句法結構。」。在即席口譯語料B裡，對照以上這段描述，只有弱化的實際情況仍然是吻合的。也就是說，在完全即席的口譯訊息簡化處理過程裡，簡縮與刪除手法廣泛地運用在單詞、詞組、句子等訊息單元，且處理的訊息量也較大。把語料A、B列表對照，就可立見分明：

表7

	2	4	0	1	0	1	8	1
A	句中2	句首/尾1*		句中1		句尾1	句首3	句尾1；
		句中1					句中4	譯語全
		句尾2					句尾1	句刪除
B	0	3	4	4	3	2	1	3
		句首2	句首1	句中4	句首2	句首1	句首1	句首2
		句中1	句尾3		句中1	句中1		句中1

*：此處指在源語時位居句首，譯成譯語時居於句尾。

此外，在句數變化方面，以詞組與句子為單位的簡縮與刪除是影響句數、形成源語與譯語之間的結構性變化的主要原因。這種簡化情況出現的位置大都在句首，可視為譯者對源語訊息所做的去蕪存菁。例如，A9、B13、14、18、20、22、27。其實，語料A裡還有A15、16都是位居句首的刪除情況，但是就性質與發生原因來說，應該判定為訊息流失，因而不宜列為同一類，也暫不在此討

論。而在無稿即席口譯語料B裡，位於句首且獨立的訊息內容大都伴隨短暫的停頓，通常是具有連貫上下句作用的連詞或副詞組。因此，譯者會利用此一特性，以簡縮重複的訊息（A9、B13、20、22）、弱化連貫的邏輯（B27）或刪除連詞（B14、18）的手法達到連貫上下句，而又無損於訊息內涵的溝通目的。

第二種影響譯語句數的簡化手法，則是透過小子句之間的訊息簡縮與合併(merger)，出現的位置大都在句尾，可視為譯者對譯語產出所做的訊息加工。如下表中A2、A17、B7、B11、B21。這類訊息加工的特徵，就是訊息的大幅壓縮。譯者透過簡縮與合併的方式，以極為簡化的形式表達訊息內容，以符合同步口譯在詞序與速度上的要求。之所以出現在句尾的位置較多，是因為譯者必須趕快結束句子，以免耽誤對下一句源語的聽取，也避免保存過多的訊息。以下針對兩篇語料中的訊息簡縮，從例句的探討中進行分析。（詳見次頁，表8）

從以上各例可以看出，譯者在大幅簡縮源語訊息的同時，還必須保存源語訊息，並在產出之前加以提取，才能濃縮成語意密集的訊息單元（如A2）。此外，A17的手法是把訊息內容轉置到語境裡，這也是簡便有效的簡縮手法。再者，像B7那樣引進譯語的成語或典故，也不失為有效的簡縮方法。通常進行簡化時，在句法型態上，往往需要把大句子或1~2個小句子合併成詞組或小句子。而這樣的訊息處理長度顯然遠超過前節所討論的5-6字或小於一句的小子句等訊息單元。

此外，如B11「應用跟基礎並重、並行…」的譯法，顯示譯者對於譯語上下文的訊息內容與修辭，採取了產出與監控並進的方式，以達到前後呼應的連貫關係，其訊息處理單元也跨越了兩個小子句。這樣的處理方式，意味著譯者在進行訊息簡化的時候，還要同時監控譯語的品質。關於這一點，白澤(2001:203)與Cokely(1986:346)都曾經指出，訊息處理的單元大小正反映出口譯訊息處理的深度

表8

語料	源語	譯語	結構變化
A2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談的是，…	…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賓語簡縮，並移到譯語句尾。
A2	還伴隨著經濟自由化以及民營化的各項壓力。	經濟なども新しい発展を、にみまわれました。	把併聯的詞組，簡縮成單純的詞組
A17	這個數位落差 也有性別化的差異。	ジェンダー間にもそのよう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把訊息內容納入語境裡
B7	科学の技術の、そしてまた、教育の上で大変素晴らしいご活躍をされたことをお祝い申し上げます。	(在科技以及教學上面)，都是成果斐然。	句子簡縮成詞組
B11	基礎科学も、応用科学技術も両方を中和をもって、進んでき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他[美國]是應用跟基礎)並重、並行的國家。	句子簡縮成詞組
B21	われわれ自身が、素晴らしい科学の基礎を發展させ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對於科技的視野【發展良好的科學基礎】 ¹⁵ 。	句子簡縮成小子句

與準確程度。除此之外，從上表語料中所顯示的訊息處理手法，我們還可以再次印證 Goldman-Eisler (1972 : 128)認為簡化與保存、監控、提取是同時並行的看法。

另外還有一種位於句首的訊息簡化手法，則是刪除句首主語。此類情況主要歸因於譯語語法型態的規範與限制，並非所有語言都可以適用。根據語料C以及花岡（2000：73）的分析，在該語料36個英語的稱代詞當中，只有5個是明確譯出的，其餘31個則並未譯出。由於這些未譯出的稱代詞中有17個是位居句首的主語，雖然沒有譯出但在句子裡還是保留了訊息意義（否則聽眾一定無法理解），因而不應視為訊息刪除，而應以順應譯語（日語）句法型態與規範的歸化(domesticating)手法來加以解釋。至於其餘的14個例子，也都是在上下文語境之中，可以找到線索的主語、賓語、或受格的指涉關係。因此，這類情況可以說是譯語的句法型態及語言規範主導了翻譯手法的例子。

以下，針對語料A、B裡的訊息刪除現象，就

句中位置與運用方式再進一步分析其成因與目的。（詳見次頁，表9）

從以上各例我們可以發現同步口譯的訊息刪除應該從源語與譯語兩方面來分析其成因。因為，有些訊息刪除是出於譯者對源語的研判，如刪除位於句首的連貫詞（B14、B18）、及刪除意義重複的內容(A9、B16、B17)，這些都屬於譯者握有主動權的訊息詮釋行為；但另一方面有些訊息刪除是因為譯者無法有效保存訊息（A13、A15、A16），因為訊息流失導致無法順利譯出，這就屬於譯者站在被動立場的漏譯了。此外，當譯者進行同步口譯之際，遭遇到語意模糊、無法確定源語訊息的意義（A2、B25、26），或是訊息負荷過多的狀況時，譯者往往保留沒把握的訊息暫且不譯、而把能譯的訊息先行譯出。也就是以分段處理的策略，改善自己不利的處境。

¹⁵ 語料B21的口譯內容並不正確，請參閱括號【】內的譯法。

表9

A2：句中詞組（「非洲 以及其他國家 」）：源語語意模稜兩可，譯者可能無法判定究竟意指非洲所有國家，或是非洲與非洲以外的國家，故採取跳過不譯的策略，等待後續訊息來做補充。（同A11a）
A3、A5：分別為句中詞組（「媒體、 資訊和通訊科技 、以及電信產業」）以及整句：均可視為漏譯。但前者漏譯的原因是由於訊息並列、密度過高所致，而後者則是出於訊息保存不易，終至整句流失。
A9：句首詞組（「要管理 和規範 媒體」）：語意重疊，故刪除重複部分。
A11b：句尾單詞（「已經將廣播和電信產業，加以 自由化和 民營化。」）：刪除部分在下一句立即加以恢復（「但是，這個自由化和民營化的過程」），可見譯者對於訊息的流失是保有記憶的，所以在下句即予以彌補。
A13：句中及句尾詞組（也並沒有確保兩性 都有平等的權利 和機會來取得電信和通訊 。）：訊息內容流失，應視為漏譯。
A15、A16：句中名詞組的修飾成分（ 特別是在一些基礎建設比較落後的鄉下地區，和低收入的城市；還有發展中國家彼此、發展中國家的城鄉差距 ）：都屬於訊息無法完整保存，故僅譯出被修飾成分的例子。
B14、18：句首連詞（ いままでは、だから ）：因後續情況不明，故暫且不譯。
B16、17：句首子句（ いい技術を大いに進めて、 ）：句意與後句合併。
B17：句中單詞（アジアの諸国の いくつか は）：刪除語意與前句重複部分。
B25、26：句首及句中子句：（ 基礎技術で、さらに応用科学を築くには、今技術の大切さ、応用科学の大切さを認識して、 ）因後續情況不明，故暫且不譯。

從要求源語與譯語訊息對等的評鑑角度來說，真正可刪除的源語訊息大概只有重複、冗餘的成分，否則就稱不上訊息對等¹⁶。至於譯者尚未聽懂或是因為歧義所造成的無法判別，通常只有等待源語後續補充的內容，才能做出明確的判斷。但在等待訊息的過程裡，譯者可能因為存積了過多的訊息，以致訊息無法完整地保存，就會造成訊息的流

失。因此，譯者會以先過濾部分訊息（刪除或簡縮）的方式來產出口譯，等有把握的時候再做補充說明，這種分批處理的方式應該是訊息處理效率較高、又能解決訊息保存困難的有效方法。

最後，討論到弱化現象的屬性特徵。語料A、B中經過弱化處理的訊息，可以分為三類。（灰色網底表示詞組的弱化。粗體字則未經弱化。）

表10

弱化類別\例句	語料	位置	源語	譯語
(1)轉置談話情境	B5	句中	フォーラム(forum)	這裡
	B19	句中	われわれアジア諸国は、	我們
(2)分批產出譯語	A4	句中	言論自由の權利	言論の自由
	B9	句中	それに台湾 などでは、	臺灣，
	B15	句中	基礎技術	技術
	B27	句中	そういう意味で、	而，
(3)調降訊息強弱程度	B10	句中	逆に	則是
	B16	句中	大成功	進步

¹⁶ 語料C裡，在關係子句與句子方面出現相當幅度的刪除，但這也造成了源語與譯語訊息的不對等。

首先檢討的第(1)類訊息弱化現象，是可以透過談話情境達成情境指涉(deictic)的情形，如(1)類B5的例子。由於例中的論壇(forum)是談話參與者所共知的訊息，因而即使弱化成表示處所的「這裡」，也不會影響聽眾的認知。這在談話參與者能夠面對面地溝通的時候，採取這種把訊息轉置到談話情境的手法效果更好。比起於電視新聞之類只能單向傳輸訊息的談話情境，說話者實際參與的談話更適合運用這類手法。

還有一種與此類似的訊息弱化，就是把訊息轉化到談話的上下文脈裡，透過語境(linguistic context)來達成指涉的功能。例如，B19。這類弱化的手法，大都是與前後句的其他簡化手法並用而得到的結果。正如B19的前句提到：「我們亞洲國家，已經進入了先進國家之林。」，因而承接下句的時候，才可以不用再度重申：「我們亞洲國家」，而僅以「我們」來表示。顯然，此例也印證了訊息處理單位的大小是跨越前後句的。

第(2)類訊息弱化的情況是，淡化或刪除部分訊息之後，再分批產出譯語。也就是說，當譯者在還無法立即完整地處理訊息時，必須稍做保存之後，留到後續的訊息過程裡繼續處理。例如，A4、B9、B15、B27。這樣的訊息的弱化，表示訊息的意涵還有進一步解釋的空間。這在同步口譯這種源語尚未完全聽完就得譯出的談話條件下，譯者在句首或句中採取了弱化的策略，等聽清楚全句之後再補齊訊息內容是比較可行的。反之，一開始就把訊息意涵的範圍圈得過小、把話說死了，後面的句子很可能就無法伸展開來。此外，我們還發現這一類弱化現象，確實都出現在句首或句中的位置，而沒有位於句尾的例子。可見，弱化的手法的確是用來為後續的句子預留談話空間的手段。

第(3)類訊息弱化的情況是，把相對次要的訊息加以弱化甚至刪除。例如，B10「逆に」、B16「大成功」。其成因就是要對訊息內容暫做些許保留，以便在後續的訊息處理過程裡，取得彈性的加碼空

間。反之，則難以逆向操作。除此之外，還有一項形成因素則是訊息的主次關係。也就是說，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之下，如果是談話裡的次要訊息，就有可能被弱化、甚至刪除。例如，語料C-22～23：「Clearly, AOL does a very conscientious and good job of monitoring the children's areas.」的日譯為：「AOLは良心的に子供の分野に関してはモニターしています。」。上例分別表示了情態、程度、評價等，屬於說話者評釋(comment)的內容，其中有獨立於主題之外的句首附加成分(Clearly)，也有表示程度的修飾成分(very..., good job)；就要求客觀報導的新聞節目而言，應該是允許刪除或弱化的次要成分。

以上三類弱化的處理方式，顯然都比較偏重轉化成譯語時候的思維與需求。例如，第一類是把訊息轉嫁到情境或語境裡，而第二類則是把訊息切分之後再進行分批處理的方法，這可以說完全是為了同步口譯才設想出來的表達方式，與源語的處理無關。第三類則針對譯者還不確定的訊息，先行削弱其程度輕重、語氣強弱、甚至保留不說，直到訊息確定後才一併產出。

透過以上語料進行訊息簡化的結構分析與比較對照，我們發現除了偶而出現漏譯之外，絕大多數的簡化都是為了順利產出譯語而執行的，只有少數在源語與譯語「一對一」的對應情況下，譯者才會進行聽取源語、立即切分、並產出譯語的訊息處理方式。因此，在多數譯語無法立即產出的情況之下，譯者往往為了突破同步口譯源語與譯語之間訊息處理時間的限制，而進入訊息保存與簡化並行的處理程序。

因此，在訊息處理步驟方面，我們發現與源語理解相關的口譯處理單元，大都以訊息切分點做為分際。如果這個處理單元跟譯語是「一對一」的對應關係的話，譯者就會立即產出。這類訊息的切分單位通常較小，如語料B的1-5。也就是說，當源語與譯語的關係無法立即找到對應方法時，譯者就

必須擴大訊息處理單元，對訊息做有效的保存，並同時對於訊息進行再度加工。有可能採取的方法包括：

(1) 弱化連貫的邏輯

(B27「」，譯成「而」)

(2) 弱化語意模糊的訊息

(A4「言論自由 」，譯成「言論の自由」)

(3) 刪除不必保存的訊息

(源語的口誤 A7「很少人也會……」)

(4) 刪除語意模糊的訊息

(A11「非洲各個國家、其他國家」)

(5) 刪除無效的連詞

(B9「え、」、B12「で、」)

(6) 刪除重複的訊息

(B8「まず、最初に、」、B10「それに対し
て、…逆に…」、B13「といいますと、それは、」)。

以上的訊息二度加工，無疑會造成譯語更為簡化的結果。但是，當這些措施還是不足以奏效的時候，譯者就必須採取更大幅度的訊息壓縮。例如，(表8) B7、B11、B21的簡縮手法，就是採取「多對一」譯法以及再度簡化的現象。關於各階段的執行步驟與內容，可以歸納成以下的描述：

表 11

執行順序	源語與譯語對應方式	口譯技法（從源語到譯語之處理順序）		
第一步驟	一對一（對應譯法）	切分源語	轉入語境或情境	簡縮或刪除
第二步驟	一對多（弱化或刪除）	分批處理	保存源語訊息	歸化成譯語
第三步驟	多對一（存取與監控）	提取訊息	監控譯語品質	大幅簡縮或刪除

如果我們把處理對象分成源語與譯語來思考：以源語為對象的訊息處理方式通常是第一步驟，先把源語訊息分割成詞組或小子句等成分，運用轉置訊息(replace；轉入語境或情境)、簡縮訊息或刪除源語的手法，並儘可能依照源語的詞序以「一對一」的對應方式依序譯出。而第二步驟則是源語與譯語同時處理的階段，首先把句首冗餘的訊息初步刪除之後，同時透過轉置、弱化與保存（指分批處理的過程裡，尚未產出的訊息）、簡縮與合併（源語簡縮的結果）等更為細膩的訊息加工方式，一方面同步或分批釋出訊息、另方面則以單次或多次壓縮的方式來保留訊息，並根據譯語的語法規範與語用原則進行歸化與產出。這個階段進行順利的話，就可能形成源語與譯語「一對多」的譯出方式。

但如果這個階段還有訊息沒有產出，譯者就會進入第三步驟，就是一邊聽取源語、同時提取保存中的訊息，並監控自己譯語產出品質的情況下，運用大幅簡縮或刪除的方式，從譯語產出的角度進行

較大幅度的去蕪存菁，來釋出最後一批訊息。由於經過了大幅的簡縮或刪除，這時就會形成源語與譯語「多對一」的顯著簡化模式。以上同步口譯的處理過程裡，訊息簡化的手法運用得愈細膩，則分批、保存、提取、壓縮、監控等步驟，就會分別受到有效的控制，也會得到較高的品質。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簡化的運用方式是透過多種技法以及多層次的方式來進行的。因此，對於執行的程序與步驟、以及簡化的對象與屬性等質化分析，都是全盤探討時重要的相關因素。（詳見次頁，表12）

上表中出現了兩次簡縮與刪除，並分別在後面加上「S、T」的編號。「簡縮S」的意義是指對於源語的初步簡縮；「簡縮T」則表示譯者對於保存未譯的訊息所做的再度壓縮，通常與合併手法並用。而「刪除S」是針對源語冗餘與重複訊息所做的刪除，「刪除T」則是針對譯語產出所進行的去蕪存菁與歸化梳理，通常會伴隨譯者對於譯語的品

表 12

簡化對象	簡化方法與程序步驟					簡化的屬性描述
源語	切分		簡縮 S	刪除 S		分析：理解並切分源語訊息
情境或語境	轉置					轉置：轉入情境或語境
譯語 1	簡縮 T	弱化	分批	刪除 T	歸化	初譯：符合譯語規範的訊息加工
譯語 2	合併	保存	提取	監控	產出	再譯：經再度加工後分批譯出

備註：S 代表源語，T 代表譯語。

質監控。與源語相關、帶上 S 標記的簡化手法，表示針對源語的訊息處理；而帶上 T 標記的簡化手法，則代表針對譯語的訊息處理。

本節裡，透過對語料的深入探討並加上對前人文獻的檢驗結果，我們對於口譯訊息簡化的方法與運用、程序與步驟、屬性與特徵、以及類別的劃分，得到了一幅清晰的構圖。同時，也對於簡化的外在形式與內部結構、以及操作規律上進行了詳盡的描述。

伍、結語

研究簡化的外在形式與內在規律，不僅可以加速分析源語的效率，還可以減輕源語訊息在保存與傳輸上的負荷，並解決同步口譯時間限制與資源分配不足的問題，達到降低口譯操作難度、提升譯語品質的目的。

口譯的訊息簡化可以從詮釋源語、產出譯語、口譯技法等角度加以思考。

- (1) 源語的簡化是基於對訊息的「切分」(segment；能夠立即譯出的源語分割單元)、「簡縮 S」(S-reduction；指前後訊息成分的相互吸收)、「刪除 S」(S-deletion；針對冗餘與重複訊息的刪除)等透過詮釋觀點而產生的去化過程。
- (2) 從譯語產出的角度來看，簡化採取了「弱化」(weakening；經過部分刪除與訊息淡化的結果)、「簡縮 T」(T-reduction；對於保存未譯的

訊息所做的再度壓縮)、「合併」(merger；與「簡縮 T」相對應的譯語產出方式)、「歸化」(domesticating；以符合譯語句法型態與語用常規的方式表達源語訊息)、「刪除 T」(T-deletion；針對譯語產出所做的去蕪存菁與歸化梳理)等方法，來增加譯者可用的時間或達成口譯任務的要求。

- (3) 從口譯技法來說，簡化的技法包括把訊息轉入談話情境或語境的「轉置」(replace)、訊息「分批處理」(batch processing)的概念、控制訊息保存(storage)與提取(retrieve)的適切長度、以及伴隨簡化技法的產出品質監控(monitor)；這些都是為了配合同步口譯的線型產出方式(syntactic linearity)而設計出來的特殊技法。

從詮釋源語的角度看來，簡化反映了譯者對於源語的理解與判斷；從產出的角度來看，簡化則顯示了譯者達成翻譯任務的目的意識。針對源語所做的訊息簡化不僅有助於同步口譯，也是視譯、逐步口譯、甚至是筆譯所必須採取的首要步驟。而另一方面，針對譯語產出以及同步口譯的話語條件所進行的訊息簡化，則是目的導向的結果。因此，探討同步口譯的譯語簡化概念，應以順應源語詞序的弱化、合併、歸化、轉置、分批處理、保存提取、監控產出等手法為主。而逐步口譯的譯語簡化，則不必拘泥於源語詞序，譯者可以採取更靈活的方式整併歸納訊息。因此，合併、歸化、轉置的運用技巧，要比分批處理、保存提取、監控產出等更為重

要。

訊息簡化的研究結果，除了有助於口譯教學之外，還可以應用在外語聽力或閱讀理解的教學指導，也可以延伸到摘譯、編譯等筆譯的應用領域上，值得持續深入探討其相關議題。

參考文獻

-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M. Baker, G. Francis & E. Tognini-Bonelli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33-50.
- Baker, M. (199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arik (1971) "A Descrip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Omissions, Additions, and Errors of Translation Encountered in SI." In Lambert, S. M. & Moser-Mercer, B. (Eds.).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terpret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121-137.
- Barik, H. C. (1969) *A study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 Blachowicz, C. L. Z. (1977) Semantic constructivity in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13:188-199. Newark, Del. :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Bransford, J. D. and J. J. Franks (1973) The abstraction of linguistic ideas: A review. *Cognition* 1: 211-249. Amsterdam, Netherlands : Associated Scientific.
- Cokely, D. (1986) Effects of lag time on interpreter errors. *Sign Language Studies*, 53, 341-376. Silver Spring, Md., Linstok Press.
- Franks, J. J. and J. D. Bransford (1976) Memory for syntactic form as a function of semantic context. In H. Singer and R. B. Ruddell (ed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Processes of Reading* (2nd ed.) Newark: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103-107.
- Gerver, D. (1969) "The effects of source language presentation rat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imultaneous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n Pöchhacker, F. and Shlesinger, M. (ed.). (2002)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53-66.
- Gerver, D. (1976) "Empirical studie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review and a model." In R. W. Brislin. (Ed)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New York: Gardiner Press, 165-207.
- Goldman-Eisler, Frieda . (1972) "Segmentation of input in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2). New York: Plenum, 127-140.
- Hanaoka, O. (花岡修) (2000) 「放送通訳における明示化の方略」『通訳研究』Special Issue 2000 : 69-85、東京：日本通訳学会
- Hujii, A. (藤井章雄) (1996) 『ニュース英語の翻訳プロセス』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 Kadota, S. & Noro, T. (門田修平・野呂忠司) (2001) 『英語リーディングの認知メカニズム』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 Miller, G. A. (1956)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81-9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Oléron, P., & Nanpon, H. (1964) Recherches sur la traduction simultanee. *Journal de 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 62, 73-94. Paris:F. Alcan.
- Lonsdale, D (1997) Modeling cognition in SI: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terpreting*. Vol. 2(1/2), 91-117.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 Paneth, Eva. (1957)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Rewrote as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in Pöchhacker, F. and Shlesinger, M. (ed.). (2002)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31-40.
- Schmied, J. & Schaffler, H. (1997) "Explicitness as a universal feature of translation." In Magnus L. (ed.). *Courpus-based studies in English: Papers from the Seven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on computerized corpora(ICAME 17)*. Stockholm, May 15-19, 1996,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21-34.
- Seleskovitch, D. (1978) *Interpre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ashington D. C.: Pen & Booth.
- Shirasawa, Mayumi & Saito, Sawa (白澤麻弓・斉藤佐和) (2001) 「日本語-手話同時通訳に関する文献的考察--音声同時通訳研究との比較から--」『心身障害学研究』, 25, 197-209.つくば市：筑波大学心身障害学系。
- Song, Xin Qiao (宋欣橋) (1997) 〈普通話水平測試〉評分中的幾個問題〉, 《語言文字應用》3: 32-37。北京：語文出版社。
- Treisman, A. M. (1965) *The effects of redundancy and familiarity on translating and repeating back a foreign and a native languag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 unpublished report, PLU/65/12. Republished as "The effects of redundancy and familiarity on translating and repeating back a foreign and a native languag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65, 56, 369-379.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kamatsu, Toshiaki.(若松利昭) (1990a)「手話の情報伝達機構について (4)」『日本福祉大学 研究紀要第1分冊』, 81, 191-203. 名古屋：日本福祉大学。
- Wakamatsu, Toshiaki.(若松利昭) (1990b)「手話の情報伝達機構について (5)」『日本福祉大学 研究紀要第1分冊』, 84, 110-89. 名古屋：日本福祉大学。
- Weaver, W. W. and N. Garrison. (1977) The coding of phras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A. J. Kingston (ed.), *Toward a Psychology of Reading and Language*, pp.113-118.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Yang, C.S.(楊承淑) (2004a) 〈同步口譯的翻譯單位與訊息結構〉, FIT Fourth Asian Translators' Forum。北京：清華大學，2004年10月29日。
- Yang, C.S.(楊承淑) (2004b) 〈同步口譯的增補類型與規律〉, 第五屆全國口譯實踐、教學與研究會議。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04年11月6日。

初稿收件：民國93年2月18日

完成修正：民國93年2月25日

正式接受：民國93年3月1日■

Simplificat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ts Types and Rules

Cheng-Shu Ya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interpreter keeps what is useful and discards what is not useful during the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nd how this aids the interpreter in achieving higher levels of efficiency.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cause of reason for simplification dur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on previous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his field. Corpus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type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will be used to explore the attributes and different functions of simplification. Corpus contents us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English/Chinese sight translation with a manuscript, Chinese/Japa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mpromptu Japanese/Chi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s well as English/Japa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of television news.

In term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rce language, simplification reflects the interpreter's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simplification reflects the awareness the interpreter has toward the goal of their interpreting miss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implification and the technique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re classified below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of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1. Identity
 - a. **Segmenting**: This refers to segmented unit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hat can be immediately produced by the interpreter.
 - b. **Replacement**: The placem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s message into context or register.
 - c. **Reduction**: The mutual absorption of former and later information components.
 - d. **Deletion**: The deletion of redundant or repeated information.
2. Initial interpretation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 a. **Weakening**: The technique of deleting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or the weakening of the information.
 - b. **Domesticating**: Interpretation that fits in with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usage norm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 c. **Batch processing**: Interpreting that is done in batches, based on the word order of the source language.
3. Re-interpretation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 a. **Storage and Retrieval**: Maintaining a suitable time length for the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information.
 - b. **Monitoring**: Using simplification, merging, deletion and domestication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o perform a second processing of the information, thereby effectively monitoring the quality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processing units (chunking, phrasing), types of simplification